

# 汪精衛情史(一)

杜若平

## ——方君瑛生死戀

### 出族退婚從事革命

又向天涯賸此身，飛來明月果何因？  
孤懸破碎山河影，若照蕭條羈旅人。  
南去北來如春夢，生離死別太頻頻；  
年年此淚真無用，路遠難回萋草春。

這是汪精衛為紀念情人方君瑛的作品。原詩

係於民國某年六月十四日方君瑛殉情忌辰汪精衛獨坐舟中所作。人人都知道汪精衛的妻子是陳璧君，他們的結合，是因為革命時期的共患難艱苦；而不是由於兩情相悅的深情蜜愛。汪精衛的真正情人乃是方君瑛。方君瑛的早死，又與陳璧君對她譏嘲侮辱有關。汪與方祇是詩詞唱和，情深款切，並無肌膚相親的肉慾俗念，他們的情愛是純真的。

由於陳璧君的庸俗妬悍，每每使汪精衛起了反感；所以汪精衛對他與方君瑛的一段感情，永難忘懷。甚至最後移情到一位與方君瑛相貌相似的有夫之婦身上。而那位夫人，為了汪精衛居然和丈夫離婚，不怕陳璧君的干預，不在乎名份，不追求利益；以同居情人，僱傭身份，陪伴汪精衛到他身死為止，最後自己還出家當了尼姑。種種秘聞，雖說雪泥爪印，却有其纏綿悱惻的一

面；而汪精衛精美感人的情詩，也成了人們愛讀的篇章。汪精衛出身書香門第，五歲就入塾讀書，十四歲父母雙亡後，在他長兄兆鏞嚴厲的督促之下，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基礎。十七歲就當了塾師，十九歲中秀才，不但文筆優美，而且長得一表人才。（後來有人稱他和梅蘭芳、顧維鈞為我國三大美男子）

汪精衛十六歲那年，長兄兆鏞給他訂親，新婦是汪兆鏞同事劉子蕃的四妹劉文貞，是個娟秀嫻淑的女孩子。汪精衛中了秀才。女家按照當地禮俗，購辦衣褂靴帽，贈送給這位未過門的嬌客。汪精衛穿戴起來，玉樹臨風，到處拜客。真不知羨煞多少人，都以為劉小姐得此佳婿，郎才女貌，將來畫眉之樂，定多佳趣呢！

汪精衛廿一歲（一九〇三年），考取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的官費生，東渡留學。那位劉小姐非常高貴，雖說她也在讀書，思想比較開通；但在當時社會習俗裏，還不能和汪相見，一表送別之情；一年半以後，汪精衛又自費升入法政大學專科，並且參加孫中山於一九〇五年（光緒卅一年）八月在日本組成的「中華革命同盟會」，被推選為評議部的議長，成為黨的重要幹部。與胡漢民、廖仲愷、陳天華等為「同盟會」出刊的「

民報」撰寫文字；他才以「精衛」為筆名而行諸當世（他本名兆銘）。

汪精衛以雄健的筆力，精闢的見解，就革命與立憲的關係；以及中國民族的立場，何以必須革命等諸論點，與以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論戰，大獲全勝。迫使保皇黨的「新民叢報」停刊；在日本的活動也銷聲匿跡了。

當時，汪精衛鼓吹革命，名傳海內。他的長兄兆鏞與舅兄劉子蕃，惟恐清廷追查，株連受禍；再三向他致函，勸戒他安份讀書，切莫妄為。他正在義憤激越、春風得意之時，那甘就此退縮不幹。但汪兆鏞和劉子蕃的顧慮，也有道理。他為了萬一出事，遭累家屬；想出個形式上「出族」和「退婚」的辦法。寫信回家，與汪家脫離親族關係，和劉子蕃解除婚約。

當劉小姐接到他的來信和汪家退回婚約書的時候，不明原委，不禁傷心掉淚的向劉子蕃悲訴：「這是為什麼？難道我劉家門第不够清白？難道他還嫌我醜陋？難道我做了什麼不端之事，配不上他？他當初中了秀才，為什麼還穿戴我家送去的衣帽，洋洋得意的到處拜客？……」

劉子蕃當然也憤憤不平，可是當汪兆鏞向他說明汪兆銘不但「退婚」而且「出族」的事實，

揣知他是爲了怕萬一出事連累家人，所以才有此舉動的苦心。劉子蕃也就諒解了。

劉子真明白以後，却叫劉子蕃轉告汪兆鏞，不管他是不是形式上的退婚，她仍願堅貞守候着他，決不改嫁。

### 風采吸引僑商千金

一次，汪精衛、胡漢民二人赴南洋宣傳革命，籌募經費，每到一處，在公共場所講演時事，汪精衛的瀟灑儀態，和實學口才，到處受到歡迎。當汪精衛在檳榔嶼演講時，受到當地富商之女陳璧君的注意，對他非常崇拜，一往情深，不但到處追隨捧場；而且還請他到家中，慫恿母親，捐了一筆巨款，補助革命經費，陳璧君自己也到了日本，參加革命。

先是，陳璧君成年以後，她父母曾經把她許配給她的表兄梁宇臬，先行訂婚。表兄妹兩人，本是青梅竹馬的相知，她雖談不上美麗，却很熱情；梁宇臬也氣宇軒昂，不同凡俗；兩人對此婚姻，相當滿意。

當陳璧君在南洋受到革命思潮和汪精衛的影響，決定遠赴日本留學後，臨行前，和梁宇臬在海灘散步，說出她的志願：

「我要到日本去得些更高深的學問，結識革命黨人，參加革命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！」

梁宇臬以爲革命是危險的，要挾家滅族。她却以爲南洋不屬清廷所管，不怕危險。梁宇臬又以爲她是一個女性，不必拋頭露面的去搞革命。陳璧君却豪氣干雲的向他表示：

「正因爲我是女性，所以我更要去參加革命；不但要爭取漢族男性同胞的自由，而且更要爭取漢族女性同胞的自由！中國歷代有的是女英雄……」

他說不過她，祇有把阻止她的希望，寄託在她的父母身上。可是，她在家一向驕縱，父母對她百依百順成了習慣。見她堅持，也就不加攔阻，不但任她前去，還給她一筆豐厚的費用。

當他送她上船，臨別依依的時候，向她表示：「不管你何時回來，我總等着你；如果你不幸，我就終身不娶。」

她聽了並無激情感傷的表示，反而落落大方的說：

「我們雖說已經訂婚了，但何時才能結婚，是很難預期的。我如果參加革命，更不願早早結婚。如果你另外有合意的對象，我贊成你和她結婚，不必痴心等我。但是，你對我的深情，我會永遠記在心頭的。」

他却含情脈脈的向她表示：

「希望你永遠不忘記我的話，時常和我通信。」

兩人互道珍重之下，船開了。當她回到船艙，打開梁宇臬送她的一隻水果，却意外的發現了梁宇臬給她的一封信，向她吐露心聲，申明志趣：「將去英國留學，爲未來的中國法治，作棉薄貢獻」。

她看過後，不勝感觸，才知道他的未婚夫，雖說不贊成她參加革命，但也是個有志之人。和她相配，並沒有委屈了她。可是，她的心田之中

，已經有了汪精衛的影子了。  
海水滔滔，水天一色；她不覺有點迷惘了。

### 擺脫三角感情糾紛

陳璧君到了日本，參加革命組織；和何香凝、鄭毓秀等女性同志住在一起，從此注意汪精衛，儘量找機會和他接近。可是，汪精衛是個以長厚聞名的人，見到女性還有點腼腆，加上他和劉子真雖說形式上退了婚約，但事實上並未真的絕了情義。所以對陳璧君的接近，並不熱絡。在陳璧君看來，似乎有點流水無情，冷冰冰的況味。

然而，另有一位叫黎仲實的同志，本來在越南教書，鎮南關一役後，追隨孫中山到了東京。他生得一表斯文，尤其喜歡修飾。他見到陳璧君，却情人眼裏出西施的對她相當愛慕。以他溫柔的性情和誠懇的態度，向陳璧君大獻殷勤。不但陪她到處遊玩，而且還教她日語文。一向嬌縱任性的她，在他順從體貼的照顧之下，感到十分滿意，對他也有了感情，不知覺的二人的行動，出雙入對。於是，同志們都以爲他們是一對革命情人。有一次，革命黨人開會，陳璧君看到汪精衛風流灑脫的動人儀表，聽到他口似懸河的堂堂言論；勾起了她過去愛慕的初衷，於是又加強對汪精衛的進攻。往往找機會和他親近；做好文章，請汪修改；拜汪精衛爲師，請汪精衛教她做詩填詞。

黎仲實看在眼里，雖然不是味道。但他以爲汪是個正入君子，是個不好女色的人；該不至於奪他所愛。於是，不惜屈身事陳，處處討她歡喜

甚至親自替陳璧君倒水洗臉、洗脚。

陳璧君雖說覺得黎仲實相當可愛，但和汪精衛比較起來，儀表和才學，都相去甚遠。所以，她已決定疏遠黎仲實了。可是，黎仲實還不知道。

陳璧君以學習詩文爲由，常常到汪精衛的寓所去；汪精衛不知她的用意，還認真的細心教導，相處的時日一多，自然增進了彼此之間的友誼。本來拘謹的汪精衛，也已被一個聰明而熱情的南洋女郎所軟化，漸漸的與陳璧君有說有笑，不拘形跡了。陳璧君爲了將友情轉變成愛情，不斷的約汪精衛同遊名勝之地。他因爲工作很忙，往往婉轉推辭。一天，她看汪精衛沒事，又約他去富士山，他祇好奉陪了。

到了一處日本男女殉情的地方，陳璧君用言語試探汪精衛。她說：「凡是能以生命殉情的人，是最神聖的。」

汪精衛不贊成陳璧君的說法，他以爲：「殉情是兩人的事，一死了之，可說是純真的；但不能說是神聖，祇有爲國家同胞殉身取義的人，才算是神聖。」

陳璧君聽了有點不安，祇好敷衍的表示：「你不但教我詩文，同時也教導我人生大道理了。」

汪精衛再強調他的見解說：

「我以爲一個有思想抱負的人，不能爲殉情而死，應當爲國族大義而死！」

陳璧君對汪精衛凡事以革命爲第一的熱忱，相當敬佩，愈想能得到汪精衛的愛。從此不是找機會請汪吃飯、相處；就是讀書。無形中冷落了

黎仲實。黎仲實發覺事情不妙，除了對陳璧君格外恭順體貼，博取陳璧君的歡心外，特地利用一個圍爐聊天的機會對陳璧君試探，直接了當的表示愛意。

陳璧君却若迎若拒的說出推托之詞：

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！大家都是同志，都正在爲革命努力，愛情之事，將來再說吧！」

黎仲實當然很失望，但也無可奈何。祇好含着苦笑，握手道別；一盞孤燈，思前想後，一夜未眠，直到天明。而且從此對汪精衛也有了芥蒂，偶爾相見，辭色之間，不似以前的和婉自然了。

汪精衛對此也有了警惕，覺得不忍心爲了陳璧君使黎仲實有失戀的落寞感。加上他自河口之役失敗後，正準備進行一件驚天動地的行動，已決心犧牲。汪精衛曾經致函胡漢民，申說他排除萬難的決心：「兄主張軍事行動，無大款何以能舉，海外奔走，爲效甚微；不有劇烈舉動，何以振起人心，弟又不長於軍事，既決心犧牲，祇有惟所自擇。」

因此，汪精衛和黃復生離開日本前往香港，進行劇烈行動，無形中擺脫了陳璧君、黎仲實和他之間的感情上的三角糾紛。

### 方家妹子一見鍾情

汪精衛和黃復生到香港，先去找和汪精衛特別知交的革命同志方聲洞。方聲洞喜出望外，熱烈的招待他們，留他們住下，並且介紹妻子曾醒和妹妹方君瑛和他們相識。

曾醒是位賢妻良母型的婦女，有真才實學。

方君瑛豆蔻年華，明艷照人，眉宇之間還有些英爽氣概。汪精衛一見之下，覺得這位福建小姐非常動人，加上她那天真而大方的談笑，無形中吸引了汪精衛，對她起了愛憐之意。方君瑛見到汪精衛玉樹臨風的儀態，更從兒嫂口中知道汪精衛的才華洋溢過人，芳心之中，也對汪精衛起了讚美愛慕之意。

汪精衛請方聲洞找會製造炸彈的劉師復，但劉因爲製造炸彈受傷，正在養病，一時難以如願。汪、黃二人，祇好暫留在方家，稍作等待。

這段時期，汪精衛比較空閒，常常和方聲洞夫妻兄妹相處，和方君瑛漸漸熟了，方君瑛已改稱他爲「四哥」。於是她乘機，要求汪教她做詩詞。

一天晚宴中，汪精衛乘着大家酒興，慫恿方君瑛唱出方聲洞感味時的新作：

「天風吹過西海頭，萬丈波濤總不休，大漢男兒應有責，拚將熱血洗神州。」

方君瑛在大家一再敦促之下，用粵語唱出。汪非常激賞，和她再同聲合唱。一片掌聲中，感動得方聲洞熱淚滿眶的對汪說：

「精衛，革命到了今日的地步，我們非以熱血來洗刷已經被污穢的神州不可了。」

他這番慷慨激昂，更堅定了汪精衛效法勇士荆軻行刺的故事。由於教作詩詞，汪精衛和方君瑛日漸親密，方君瑛對詩詞的興趣更爲濃厚，居然能試作了。每成一詩，必先請教汪精衛改正。

一天，方聲洞向她打趣說：「君瑛，你將成爲女詩人了。可別忘了老師的循循善誘啊！」

方君瑛微笑說：「祇怕四哥忘記我，我才不

會忘記他呢！」汪精衛有點情不自禁，脫口而出的說出他的心聲：「有這樣好的妹妹，就是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爛，也忘記不了啊。」

汪精衛第一個相處的女性是陳璧君，不美麗也不溫柔，又有黎仲實的關係，所以他對她並無情意。而方君瑛清秀靈巧，婀娜多姿；又出身詩禮之家，有一份女性特有的矜持和蘊藉，使汪精衛第一次對女性發生了情愛，所以無意中說出：「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爛」情人慣用的詞句，雖然他因為自己即將北上犧牲，對她壓制住奔放的感情，處處以兄妹的情誼自律自況。但方君瑛少女懷春，却已輕啓心扉，半喜半羞的接受他的情意了。

### 柔情似水黯然銷魂

在方聲洞的安排下，汪精衛和黃復生找到劉師復，向劉透露決定到北京去，行刺攝政王的計劃，並且請劉師復代製炸彈。

劉師復非常敬佩汪精衛的壯志，答應他去天津代製炸彈。但如何安全運入北京，由汪精衛負責。中山先生河口之役失敗後，日本當局以為中國革命無希望了，再受清廷的要求，不但查封了「民報」，而且監視若干革命黨人的活動。於是胡漢民、吳稚暉、黎仲實、張繼等多人，也到了香港。陳璧君更以「冰如」名字，在香港登報尋找「四哥」汪精衛。汪精衛與黃復生為了先行北上準備，悄悄的向方聲洞夫妻送別。餞別宴前，方君瑛獻出向「四哥」送別的小詩兩首：

「相聚又相別，明朝各一方；為君歌易水，聲意兩同長。」

「此去須珍重，無忘此日歡；殷勤為汝祝，努力更加餐。」

汪精衛朗誦她的詩句，雖說初學，詞句淺顯；但一股柔情，却使他不覺黯然魂銷？

### 行刺被捕賦詩明志

汪精衛、黃復生到了天津，找到女同志鄭毓秀。鄭毓秀是廣東寶安人，富商之家，自小受良好教育，兼通英法兩國語文，活躍於交際場中，與英法兩國的外交和商界人士都有應酬往來。因為和廖仲凱熟識，所以也參加革命工作。汪精衛和廖仲凱的私交好，廖仲凱把鄭毓秀在北方活動的情形告訴他，並且有地址和信物。

汪對鄭說明來意，她慨然應允相助，設法將炸彈運往北京。等到安排好劉師復來津製造炸彈的地方，知道劉暫時還不能北上。於是，汪精衛和鄭毓秀商量，先去北京設立機關，預作準備。

當汪精衛離開天津前往北京，臨行重行整理行囊時，發現一個尚未開啓的大行篋裏，有一件皮製的緊身背心，並附有一張信箋。才知道是方君瑛怕他不耐北地寒冷，特地漏夜趕製贈送的。款款深情，益使汪精衛感念不已。

到北京，汪精衛在順治門外大街江西會館附近，開設「守真相照館」為掩護機關，又在東南園租一所四合院，為起居生活之用。不久，劉師復帶了兩名助手到了天津；陳璧君也和喻紀雲、羅世勛到了北京，和汪精衛會合，參與其事。

宣統二年（民前二年）二月初一那天，鄭毓秀利用洋人的掩護，避免清廷官吏的檢查，將裝

炸彈的兩個大皮箱，從鐵路運往北京，交給汪精衛。為了便於攜帶埋裝，汪精衛依陳璧君建議，在驟馬市大街鴻太鋼鐵號，鑄造一隻能裝五十磅重的大鐵罐，送到「守真相照館」備用。

汪精衛查勘十利海旁的甘水橋，是攝政王每日進宮的必經要道。於是，由黃復生、喻紀雲二人潛往橋下掘坑埋炸彈。因為犬吠聲，驚動民政部偵探，前往搜索查看。黃、喻雖說慌忙避退，但因脫落螺絲釘以及埋藏處所留有痕跡，仍被發覺。因為裝置炸彈的鐵罐上鑄有鴻太鋼鐵號字樣，被循線查到「守真相照館」，捕去黃復生、羅世勛；再到東南園，逮捕汪精衛。恰巧陳璧君、喻紀雲等人不在，未被牽涉。

汪精衛被捕後，抱必死之心，賦詩四首以明志：

「銜石成痴絕，滄波夜夜愁，孤飛終不倦，羞逐海鷗遊。」

「姹紫嫣紅色，從知渲染難，他時好花發，認取血痕斑？」

「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」

「留得心魂在，殘軀付劫灰，青燐光不滅，夜夜照燕臺。」

清廷以案情重大，派肅王善著（民政部尚書）審辦，看到汪精衛秀逸的儀表，從容的氣度和識見遠大的供詞，動了憐才之意。遂不同意法部尚書紹昌：「大逆不道、應立即處斬」的意見，認為是未遂罪，請旨改為永遠監禁；並且關照監中獄吏善待汪精衛。（未完待續）